

作家劇叢之三

# 歸去來兮

老舍著

行刊屋書現怡

五幕話劇

歸去來兮 老舍

作家書屋刊行

# 歸去來兮

著 作 人 老 舍

發 行 人 姚 蓬 子

總發行所 作家書屋

上海中正路六一〇號  
電話掛號 〇一七四  
電報掛號 〇一七四

分發行所 聯合書報社

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永樂里

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

重慶成都西安漢口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定價 元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版

歸去來兮

全劇人物介紹

### 一、喬紳

形相：五十多歲，鬚髮微白。身高，相當的健壯。中服西裝都穿得够樣。

性格：精明厲害。新舊知識都略有一些，堅信知識即權利。抗戰後，頗發財，自視甚高。

### 二、喬妻

形相：與喬紳年紀相近，身矮，多病，自號「受氣包兒」，樣子也真像受氣包兒。

性格：沒有什麼知識，能力，但厚道可親。雖喬紳不以為賢妻，而對子女仍盡良母之責。

### 三、姚雲

喬紳之妾。

形相：廿七八歲，高大豐美，像一朵有色無香的大花。

性格：糊塗，庸俗，肉感，但相當的有胆量，最喜參加家庭中的小鬥爭。

四、拳 顧 喬家的長媳。喬紳的長子德山，死於前纔，她守節不再嫁，日求報

仇之計。

形相：三十歲左右，中等身量，面無血色。老穿素衣，有陰森之氣  
性格：個性甚強。因為夫報仇之計不成，略患神經病。

五、喬仁山 喬紳之次子。

形相：二十四歲。中等身量，但像還在發育，故顯着瘦細無氣力，  
其實他並不弱。

性格：有理想，多思慮，辨善惡，但缺乏果斷與自信，今之「罕獸  
列特」也。

六、喬莉香 仁山之妹。

形相：二十二歲。身量比桃雲矮，而美麗過之。好打扮，凡摩登女  
子所應有的東西，她的身上都有。

性格：庸俗，心眼不壞，但沒有知識。

### 七、呂千秋

五十多歲的老畫師，喬紳的老友。

形相：身短，髮盡白，服裝雖陋，而飄洒無煙火氣。臉瘦而精神高

朗。

性格：富有理想與熱情，但昧於實際，故陷於窮困

### 八、呂以美

千秋之女，千秋幼與喬紳同學，屢因作畫向喬紳貸金，以美乃助喬紳經營商業，以勞力償父債。

形相：廿三歲，身量比千秋稍高，不甚美，服裝很樸素，但氣派正大。

性格：堅毅，聰明，有理事才。

### 九、丁影秋

喬紳之友。

形相：三十一二歲，高大壯寬，穿洋服。



性格：聰明，有時候狡猾，有時候講義氣，而永遠有膽子，故足以成爲高等流氓。

十、茶房 乾淨利落的一位茶房，可惜有點勢利眼。

十一、船夫 四五人，七八人，均可，不便一一介紹。

第

一

幕

# 原书空白页

時間 香港陷落前。

地點 重慶，喬宅書齋內。

人物 呂以美（簡稱美）呂千秋（呂）

喬莉香（香） 喬 紳（喬）

桃 雲（雲） 丁影秋（丁）

喬 妻（母） 李 顏（李）

開幕——呂以美正在喬紳的既是書齋，又是賬房裏忙着算賬。室有二門，一通內院，一通街門。室內別的東西可多可少，只有兩件是必不可少的——電話與算盤。嘔，還有一件，就是喬家長子的遺像，最好是鉛炭炭畫，相當的大，懸在相當明顯的地方。呂千秋拿着兩幅畫，一束鮮花，來看女兒。

呂（聽到了腳步聲。一見老人，立刻站起來）爸爸！您？

美（笑着）我！給你拿來幾朵花！看，多麼美！聞，（送至她的鼻端）多麼香

！（自己又開了閤。）

美 爸爸，您沒錢，還幹嗎買花呢？

呂 錢？錢是什麼東西？錢美嗎？醜惡！拿醜惡的錢能換來一點香美的花，太便宜了！美原是沒有價錢的呀！假若我有一座銀行，你猜我怎麼辦，以美？

美 （笑着）您怎麼辦？

呂 哼，每逢有美麗的小姐來取錢，我就給她一把兒鮮花，（以手中的花比方）對她說：『小姐，把花兒拿回去吧，這裏沒有錢！』哈哈！（把花給了女兒，仍大笑着把自己捧在椅子上，非常得意。）

美 （插花於瓶，等父親笑完，啼笑皆非的）唉！爸爸，您還是這樣！

呂 （又立起來，趕到女兒面前）爸爸當然老是這樣！只要上帝還沒毀滅了他自己創造的美麗的山川花草，我就不會投降給醜惡！

美 對，爸爸！可是——唉！（不忍傷老人的心，故欲語而止。）

呂 怎麼啦？我的好姑娘！怎麼啦？

呂（假笑）沒什麼，爸爸！

呂 有什麼委屈，告訴爸爸！我知道，你是個好女兒，我可是個壞爸爸！

美 您怎麼是壞爸爸？您千萬別再這麼說！

呂 哼！有許多人說我壞，就是因為我老追求真與美，而他們喜歡黑暗，醜惡！他們和我說不來，於是就說我不好！（無聊的去看德山的遺像。）

美（心中難過，而強開玩笑）爸爸，您要是不再借錢，他們就不說您的壞話了！對不對？

呂 他們有錢，我沒錢，怎麼不可以借來用一用呢？錢又不是什麼生命或天才，不能借給別人！

美（慘笑）不過，您借喬家的錢，我的生命可就被押在這兒了。

呂 怎麼，押在這兒了？喬紳他還待你嗎？

美 別嚷！別嚷！就是作奴隸也沒關係！爸爸！

呂 我要嚷！我要教喬紳聽見！我不過使了他幾個臭錢，他敢拿我的女兒當奴隸？太難了！我以為他是我自幼的同學，所以把你託付給他，他就那樣對待你？好！好！把他叫出來，我馬上還清了牠的錢！

美 爸爸，這是何苦呢，您怎會有錢還賬呢？

呂 我怎麼沒有錢？（指攜來的圖畫）這不是錢？

美 喬叔父不要圖畫！

呂 他要什麼呢，那麼？

美 （沉默了一小會兒）爸爸，您走吧！您在這兒，教我……

呂 好，我走，我去想辦法，把你贖出來！我唯一的愛女給人家作奴隸？我的心要碎了！

美 爸爸！這點事沒關係！您要是這麼生着氣走了，豈不教我更難過！

呂（已要走，又停住）好孩子！爸爸委屈了你！對不起你！（又看見了那張畫像）啊，我還有個主意！看見這張畫像沒有？

美（點頭。）

呂 德山爲國家，把血流在了前綫。看，他們就弄這麼張惡劣無比的破畫紀念塔！（發怒）他們還有心肝沒有呢？怪不得他們拿你當奴隸，他們連自己的光榮的兒子還這樣對待，何況對你呢？哈，簡直是跟死人開玩笑！（要取下畫像。）

美（過去攔阻）要幹嗎？爸爸！

呂 把牠撕碎，我去另畫一幅！德山活着的時候，對我老是那麼親熱，不叫伯伯不說話。現在，我一閉眼，就還能看見他，英俊的，活潑的，含笑的，立在我的面前。我去畫，畫出這個英雄的面貌，與他的精神。他的精神將永垂不朽，我的畫也要成爲不朽的傑作！去，跟喬紳要兩千塊錢，我好買材料作畫



• 畫完了，我把傑作送給他，他把我的眼一筆勾銷。這還不公平嗎？

美 爸爸，喬叔叔不懂藝術，決不會拿出錢來，也不會勾了您的眼！

呂 怎麼？一個人可以不懂藝術？難道他是一頭牛？

香（輕快的上來）誰是一頭牛，呂伯伯？

呂 我說的是……

美（搶着說）莉香，起這麼早，要上哪兒？

香 你難道忘了？

美 對呀！你接二哥去？

呂 怎麼？仁山今天回來？仁山今天回來？

香 坐飛機回來，我去接他。

美 就該去了吧？

香 不忙，丁影秋用汽車來接我。汽車，大概有兩三分鐘就走到飛機場啦。爸爸